

新
湘
军
文
丛

李苑 / 著

XIN XIANGJUN WENCONG

世界第十二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第十二

李 苑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新湘军文丛(12 卷)

毛泽东文学院编

责任编辑:谭士珍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天心区井岗印刷厂印刷

*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94.75

字数:2,210,000

简易精装: ISBN-5404-2159-2
I.1647 定价:18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邓友梅

1997年12月26日,我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去湖南参加毛泽东文学院落成典礼。面对建筑规模壮观,风格别具一格的毛泽东文学院,我惊叹曾涌现出“文学湘军”的湖南人的气魄,衷心祝愿这座举世闻名的文学院为湖南乃至全国的文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学院落成后,主事的朋友来信,希望聘我担任该院的教授,出于对文学院的感情和友情,我应允了。我在回信中说:不知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在湖南多次听到一个口号:重振湘军雄风,再造文学辉煌。这是个鼓舞人的口号,但照实说,要实现这个口号并非易事。创作实绩,需一点一滴积累,需要寂寞与艰辛。湖南是文学大省,湖湘文化土壤深厚,“重振”和“再造”希望在于中青年。

据我所知,湖南近年来创作十分活跃,其间不乏才华初露的

青年作家,对他们,确需切实扶植和培养。毛泽东文学院在初创之即,便在全省遴选了 10 多位中青年作家,为他们编选作品集,名之为《新湘军文丛》,实在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切实的扶植和培养的措施。所谓“新湘军”,是相对于曾经辉煌过的“文学湘军”而言的,也表明这批入选作家大多已取得了相当的创作成就。我作为一个文学老兵,是深深地寄望于未来一代的,愿新湘军再造辉煌。

1999 年夏于北京

他在低潮时潇洒地走来

——《世界第十二》序

杨容方

湘西沃土，历来出大树，樟、梓、楠、桐向来闻名遐迩。湘西历来出奇才，著名作家、美术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源源不断从山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80年代以来，文艺创作的人逐渐少起来了，有的停笔，有的改行，坚持笔耕，寥寥无几。

然而，在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仍有人在文坛冷清时，创作稀少时，投入这队伍中来。李卧云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在低潮时潇洒走来。

我读到李卧云的文章,是一个偶然的会。

1989年《雪峰》文学杂志社举办“征文”,纪念建国40周年。消息传出,散文、小说从武陵山、雪峰山下,从五溪流域,从高山寨子,从背山面水吊脚楼纷飞怀化。在众多稿件中,有一篇标题《地衣》,新颖,简练,形象,且赋有诗意,于是,如磁铁吸住了我。确实,在见惯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标题之后,突然看到《地衣》二字,不能不叫人感到欣慰。

当即匆匆翻阅了一遍,觉得文如其题,论写景,诗情画意,把会同林区描绘得美丽、可爱;论写人,把山村男女刻画得栩栩如生;写人生,动情动人;写社会,入木三分。

《地衣》是篇难得的报告文学,篇幅不长,也就五千余字,却写得丰富,写得深刻。文章通过会同县若水乡青年农民黄东旭等人上山造林的故事,歌颂山里人改革开放、绿化祖国的勤劳品德和革命精神。《地衣》的写作手法也不同一般,作者很费了一番心计。报告文学不只报道一新闻而已,它是文学,少不了要写人。且不忘在逆境中着笔,写故事,写细节,写人物的苦难历程。身高不过五尺,体重不过百斤的黄东旭与同村四青年挑着简单行李上了尖坡岭,正式挂出了“若水乡八宋村青年联户试验林场”的牌子,一开荒就挖出百余亩荒山,栽下一万多莪杉苗。但事情并不那么顺利,人要吃饭,开荒挖地更要吃得多,可林场发不出工资。人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于是四青年只好卷起铺盖下山了。黄东旭场长成了光杆司令。他不灰心,第二次下山招兵买马。男人都不愿上山,只招来十二个女兵。然而光靠女

人能办林场吗？况且女人是个谜，他一个男人又怎能译破女人的谜呢？于是第二次濒临危机。黄东旭不死心，他又第三次下山请人救援，结果请来一个押寨夫人。接着是第三次逆境。作者就是在一个个的困境、逆境中写出林场的发展，刻画人物的性格的。文章塑造了一个坚强、勤劳、很有心计、赋有牺牲精神的青年场长，塑造了一个善良、淳厚、勤俭，支持丈夫事业的押寨夫人，又塑造了一群开山致富的青年男女。读者的感情也就不得不随人物命运身世而变幻，有起有伏，时愁时喜，时紧时松，直到最后见到结局，才舒口气，叫一声好。

三

那时，从文章来的通讯地址，知道作者叫李卧云，会同人，却一直不曾见面。到了当年夏天的麻阳笔会，才认识他。

那天报到，有人向我介绍：这就是《地衣》的作者李卧云。

我抬头看时，原来是个二十几岁中等个子的青年，朴实的平头浅发，浑厚的长圆脸，眉间深藏睿智，眼中流露谦逊，一口平缓动听的会同腔，穿着大方，整体形象逗人喜欢。

七天笔会，我发现他确实挥墨不凡，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作者。我同他谈创作，谈人生，谈他的文章，十分投机。告别时，我对他说：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潜力，千万不要放手，不要看到人家不写了，改行了，你也松气。我说：凭你现在的基础，坚持下去，必有文出，必有书出，必有大成功。

果然，李卧云出书了。《世界第十二》是他第一本报告文学集，是他奉献给读者的第一颗明珠。

四

李卧云既为“文革”时期高中生，少不了下乡劳动锻炼，且一去就是四个春秋。这四年农村生活，大大丰富了他，这四年难忘日子为他积累了大量山村人物和故事，吸收了大量的文学素材。随后招工进电厂工作，并开始走读万卷书的路。且随着书读多了，手也痒起来，少不了伏案动起笔来。1987年6月在《中国水利电力报》发表散文处女作《二进白社》。后与文学青年成立了“酿溪文学社”，任社长，创办《酿溪》文学小报，任主编。1988年开始写报告文学，《金神，守护神》是其报告文学处女作。此后一发而不可收，不断有新作面世，作品散见各地报刊，且深受好评，先后荣获《雪峰》文学奖，全国“绿叶杯”文学奖等。

不少文人投笔从商，李卧云却被文学粘住了。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世界第十二》。自然，既是被粘住，且又粘得那么紧，必免不了还有《世界第十三》《第十四》。我们期待着李卧云把一朵朵鲜花插到祖国文艺百花园中来。我们朝着绿叶鼓掌，朝着鲜花鼓掌，掌声是欢迎他的。

1995年10月

目 录

1 总序(邓友梅)

1 序 (杨容方)

第一辑

1 黄金·英雄·罪犯

28 “太阳坪舰队”崛起的忧思

37 金神、守护神

第二辑

47 世界第十二

56 地 衣

66 雷中书的人生三境

78 山 情

第三辑

82 人兽,一个淫乱的家族

94 文学的第三世界

103 鱼类,正从江河灭绝

115 砍向“恋人”的屠刀

第四辑

121 山里电厂山里人

130 走出“灰色的隧道”

141 “税蛮子”秩事

151 火光的论证

黄金·英雄·罪犯

引 子

“……3月29日下午4时许,有关部门接到狗皮县黄龙乡石头村有黄金走私线索的报告。邻县公安局、H市公安局的浮石等四人驱车前往侦察。30日零时许,浮石等进入黄金倒卖处,遭到走私主犯阳先及其一伙的顽抗。浮石在其他侦察人员被分割围困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只身追赶抢走侦察用品的歹徒。凶犯阿宝等10余人手持钢钎、三角刀等凶器,击中浮石腿部,头部。在生命受到威胁,多次口头警告和两次鸣枪示警无效的情况下,浮石向继续追赶的案犯开枪自卫还击,先后击中四名案犯的腿部,当浮石枪中子弹打光时,暴徒们趁势蜂拥而上,抢走了枪支,挥舞手中凶器,凶狠杀害了浮石同志……”

1988年4月6日,《西南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以“血染蓝

盾,刑警楷模”为题报道了 H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侦察员浮石的牺牲经过。

黄金,不仅仅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更重要的作用还是在于它所担负的独特的货币职能,它以“利”的诱惑吸引着人们,熏染着人们。自 1980 年起,狗皮县开始出现个体采金者,虽然人数不多,但交售给国家的黄金一年近千两,数量相当可观。然而,随着采金者的逐日增加,银行收购的黄金数量相反逐年下降。在黄龙,一台打砂机吞吐一日,竟能吐出价值二万余元的金子;在白石坳,有人洗了一盆砂,盆底便沉淀着 30 克金灿灿的金粒。狗皮这块僻远且贫穷的土地上,到处蕴藏着丰富的黄金资源,只要揭开薄薄的一层地表土,就会露出灿灿的金子,金子等于钱,钱等于金子;1988 年,狗皮县从事个体采金的人数从 1980 年的 200 余人激增至 6000 余人!狗皮河里,由于采金者的潜水设备过分简陋,又使用不当,两个月里,竟连续淹死六人。但是死人并没有吓倒谁,在他们的眼里只有金子,只有钱!活着的人从死人身上扒下潜水衣穿上,又下了河。

采金人数在激增,黄金产量在激增,可是金子哪里去了?

几十年来,由于国内金价与国际金价的逆差,巨大的利润诱惑,给了走私者以可乘之机,近几年,因某些方面的失误因素,在中国即将绝迹的走私活动又悄悄地猖獗起来。一段时期内,在狗皮,在西南乃至全国,每一个个体打金场里金农在前面洗金子,金贩子手提戥子在后面收。1988 年七八月间,受物价上涨风潮的影响,狗皮县黑市黄金价格竟达每克 120 元,高出国家收购价格近三倍!

黄金从地下走私渠道悄悄地流出了国门!

在这一场大开采、大走私中,金子已不仅仅是它的货币价值,也体现了道德价值,人生价值。

浮石在收缴黄金中死去了。某杂志 1988 年第八期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浮石的战友写的中篇报告文学《大山卫士歌》，并加编者按：本文作者在稿件之首，曾写下了这样的话，“如不能用，不需退稿。若有修改的价值，同意审阅此稿的责任编辑以其姓名加上我们的名字向其他刊物发稿，只要能宣传我们失去的战友。”言辞恳切，特收此稿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文载：H 市的大山里，蕴藏着丰富的黄金资源。狗皮县三百米以上的山有一千五百二十三座，其中海拔一千多米的黄龙山最为挺拔险峻，秀丽多姿……浮石倒下了，但他的英雄形象没有倒！他象高耸入云的黄龙山，巍然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

上篇

湘黔公路 309 线，一进入狗皮县地段，便被大山挤压得弯弯扭扭，如一根黄色的缎带，一会儿飘上山腰，一会儿又跌下深谷。一辆北京牌“212”型吉普车气喘吁吁地行驶在这深山峡谷之间，扬起的黄尘慢慢地飘散，而后在山岭之间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

车上四人，司机名阿贵，邻县公安局小车司机，他的身旁，端坐着公安局刑侦股副股长阿柯，后排坐的是 H 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侦察员浮石和黔江。四人都身着便服，他们是在邻县公安局接到“特勤”阿顺的报告，说石头村如意旅社有一起黄金走私买卖在进行。

吉普车行驶到离石头村一华里左右的哈蟆场停下，四人下车在等着谁。这时，一辆大客车驶来，车上有两人将头伸出窗外，用目光与四人打招呼，四人会意地点点头时，客车已驶出了

很远……

石头村，这是黄龙山弯出的小脚窝，是出黔入湘的必由之路。路旁，一个上百人的村寨，虽不甚繁荣，由于地理位置较好，加之出产丰富，山上长的是绿色的金子，地下埋的是黄色的金子，因此，时常有三三两两的木客、金贩子光顾。政策开放以来，村民阳先将自己积攒的几个钱在公路旁修了栋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挂起了“如意”旅社的招牌。招徕过往客商，因与住店的金贩子相识了，私下里便也做了些收进卖出的“黄货”生意，间或在金贩子与金农之间做个牵线人，收取一份可观的信息费。

1988年3月30日下午，一辆大客车停在如意旅社门前，四个生意人打扮的人下车走进旅店，阳老板热情地招呼来客。客人中两位老熟人，本县岩田乡专门做“黄货经纪人”的阿亮、阿辉他们，将另两位客人介绍给阳老板：“这两位是福建的王老板、顺老板。带了八万块钱，要一千克货。”顺老板听完介绍，拉开鼓鼓囊囊的提包，拿出五扎崭新的“工农兵”给阳先过目，阳先只是一位“牵线人”。手头只有20克金子，这远远够不上一千克的数。两位“福建老板”经过商量，提出要阳带他们到有货的人家去收购。

七时左右，天已擦黑，阳先领着四人来到石头村八组簸箕湾。在村里走了一圈后，王老板、顺老板一下不见了人影，便返回了如意旅社。

原来，“王老板”是邻县公安局侦察员阿强化装的，“顺老板”则是“特勤”阿顺。他们见如意旅社并无正在进行的黄金走私活动，到簸箕湾也没有人上钩，便避开阳先等三人，找到阿柯、浮石等乘车返回。

车到黄龙乡木材检查站，阿强说“收金子”的天平忘记在旅社，他们之间不知是谁便提议，今天不能白跑，还是要搞一下。

阿强便将侦察到的簸箕湾的地形及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于是商议决定返回簸箕湾，继续由阿强、阿顺装成收金子的“老板”将金农们吸引到靠近公路的独户村民陶六家买金子，造成正在进行倒买倒卖走私黄金的假象，然后由预先埋伏在周围的阿柯、浮石等冲出，予以没收。

夜里九时许，“王老板”“顺老板”回到如意旅社说是忘记了天平，从楼上取下天平，他们拍着阳先的肩膀继续说：“我们老远跑来，今天还是要收点货去，你一定要帮忙。”并答应每收到一克给阳先一块钱“信息费”。如果成交了七八百克，一个晚上便净得七八百块，这对于善于计算的阳先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于是他欣然应允，10时左右再一次带他们往簸箕湾。正因为这一去，一桩意想不到的事件便在这静夜的黄龙山脚下发生了。

夜，静静的。簸箕湾劳累了一天的村民们已经安然入睡。阳先领着王、顺二“老板”悄悄地来到村边，敲响了陶六的家门。此时的陶六已经脱去了衣服，正准备上床安睡，听到“收金子”的“老板”来了，又披上衣出来开门，将三人迎入茶堂，添旺火坑里的火，围坐在火楼上。交谈中，“王老板”“顺老板”显得特别大方，愿出74元一克的价格收购黄金（这在当时当地是最高的黑市金价），钱，对谁都具有诱惑力。不是么，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钻改革的空子，凭借手中的权利，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将紧俏物资、专控商品、生产资料倒来倒去，从中牟利以饱私囊。钱的无尚魔力，将人们紧紧地吸引在它的周围；人，也紧紧地围绕着钱这一魔瓶打转。“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金农们也爱钱，自然而然地想将自己变蛇蠕，变狗爬，从死神的屁股底下用汗水和生命换出来的金子卖一个好价钱。如今“老板”上门来收购，并且价格是最高的黑市价，何乐而不为呢？当时已被叫起的村民阿

宜便陪同阳先挨家逐户地将已入睡的村民阿志、阿猛、友林、垣银等人喊起来卖金子，陶六的茶堂内，一下聚集了10多人。

开始称金子了。第一个过天平是阳先，他的金子重24.2克，当场付款1790元。接着，阳先对陶六说：“陶六，把你的金子拿出来称。”陶六拿出两包金子过天平，计30多克，“王老板”收了金子，却不付款。并且，“王老板”“顺老板”大方得出奇，收金子不论好坏，竟不验成色只管过称。在一旁观看的陶六婆娘爱莲见“老板”不验成色，怀疑有问题，提出要称一个付一个款，遭到“老板”的拒绝。王、顺二“老板”说：“把大家的金子称完后，一并付款。”为先付款后付款，金农与老板争吵了起来。突然，三位手持短枪的人冲了进来，立即堵住前门、后门，使在场的人无路可逃。三人用枪对准金农，大声喝道：“举起手来，面向墙壁，我们是公安局的。”这三人便是预先埋伏在附近的阿柯、浮石、黔江。三人早就进行了分工，阿柯、黔江分别把住前后门，浮石用枪抵金农的腰部，搜出金子，钱物便放入了裤口袋里。当搜到友林时，怀疑友林的雨靴里藏有金子，命令他脱下，友林不愿脱靴，双方争执起来。友林见对方都穿便服，提出要看证件，浮石拿出证件递给了友林，证件是真的，而且钤有钢印。

此时，十几位金民面壁而立，“王老板”“顺老板”却安然无恙，手抱钱袋端坐在火楼上。金农们抗议：“既是抓走私，为什么不没收老板的钱？”“王老板”听到金农的发问，主动将钱袋子交给浮石，浮石却无动于衷。这其中包涵着什么？金农们渐渐产生了怀疑。他们到底是真公安还是假公安，抑或是走私老板的保镖，彼此串通来诈骗的？报纸、电台作为新闻媒介，经常性地报道犯罪分子冒充公安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敲诈行骗的事例，不但人装得真，而且证件也伪造得很好。在缉私的三位公安人员中又没有一人是本县公安局的，这不得不使金农们产生怀疑。